



他们不发朋友圈

□李骁

凌晨四点醒来，这差不多成了我的生物钟，也是我一天之中的春信。

这个时候的城市，还处于睡意昏沉中，晨风里已有了鸟的啁啾。鸟总比人早早地醒来，毕竟，它用爪子紧紧抓住树木睡觉还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这个时候的城市，母亲在老街也应该早早醒来。母子连心，在我和她的生物钟里，有时针秒针“滴滴答答”肩并肩走过的共同时光。年轻时睡不醒，年老了睡不着，这是母亲的老话。不过到了我这个年纪，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老了，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心理暗示，我顽强地抵抗着时间对我身体的啃噬。

父亲驾鹤西去以后，我就对母亲承诺，我每天24小时不关机。但不到半年，我就回到了老路上，睡觉前关掉手机。这凌晨四点的醒来，也开启了我碎片化生活的一天。

打开手机，先看昨夜漏掉的信息。依次进入好友的朋友圈，看他们晒出的光鲜信息、鸡毛片段。我依次点赞，直到最后一个红点消失，这已成了我的强迫症。微信里有不少人，我早已遗忘了他们真实的名字与面容，特别是某些饭桌上拿出手机扫码后激情添加的一些人。这些年，一些老友也加了微信，但看到他们很少发朋友

圈，朋友圈外真实的烟火生活，我也很少感知到，这样又让我轻微地失落，在我们生活的茫茫大海上，有多少岛屿与暗礁没浮现在我们各自的视野处。久不联系，有时甚至失去了打一个电话的勇气，害怕突然的尴尬与打扰。春节到了，我打开手机通讯录，面对几百个电话号码，我不知道向谁问候新年好。在节日的码头，归航的港湾，各自安好。

对微信好友里一些狂发朋友圈的人，索性屏蔽与删除，感觉他们的纷繁动态，已经让自己生活的天地陷入逼仄状态。有天，一个人在微信里突然问我，怎么不见你对我点赞？我没及时回复。后来我感到这样没礼貌，给他回复，但他已删除了我。

我也产生了报复般的心理，删除了一些从不联系、从不打电话、只顾自己忘情发送动态的人。我的生活，从此清静了许多。

有天清晨醒来，我听到外面马路上传来沙沙沙的声音，如春蚕在吞吃桑叶。我知道，这是环卫工曹师傅在清扫马路。有记者曾跟踪曹师傅一天的生活，得出一组数字：曹师傅一天挥动扫帚8700多次、弯腰5200多次、步行23000多步。但曹师傅这些日复一日地生活，从来没有发过

朋友圈。有天我遇见曹师傅，跟他打招呼：“曹大哥，辛苦了！”曹师傅有些难为情，顿了顿说：“我辛苦啥，你在办公室整天写啊写才辛苦，那是动脑筋的活儿，我可干不来。”曹师傅的妻子3年前患了脑梗后，而今困顿在轮椅上度日，他还有89岁的老母亲健在。有天，曹师傅家炖了腊肉，他知道我好吃肥肉，请我去他家吃饭。斜躺在轮椅里、面部浮肿的曹大嫂轻轻跟我感叹：“我拖累了你曹大哥啊。”令曹师傅欣慰的是，他的儿子在北京读完经济学博士专业，而今在一家大公司任职。

还有在大街上开了40多年小面馆的吴大妈，在一家烟熏火燎老店铺里卖螺蛳帽、灯管、拖鞋这些日常生活用品的宋老三，在巷子里修锅补鞋几十年的朱老汉，在老街理发店做了50多年老手艺的程师傅……我从没看见他们发送过一次朋友圈，也没有给他们一次点赞的机会，他们的生活，往往被遮蔽、被忽视。但这些默默无闻维持着、供给着、滋养着、温暖着一座城市最寻常生活的人，我在心里为他们点赞，向他们表达敬意。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桃花好调皮

□王明凯

桃花好调皮
第一天开了一朵
羞涩地探出头来
打量这新奇而陌生的世界
就像老爷爷牵在手
那半歪着小脑袋的小孙女

桃花好调皮
第二天开了三两朵
簇拥在枝头窃窃私语
诉说着冬天离别的忧伤
和今日姐妹重逢
沐浴在阳光下的温暖与幸福

桃花好调皮
三五天后争先恐后地开了
她们穿上粉红的裙纱
在燕子和喜鹊站过的枝头
与满园的春色携手
联袂演绎一出姹紫嫣红的大合唱

桃花好调皮
有鲜花般的女子走过
她们就点头直呼：你好你好
见吸着烟的汉子凑过来
她们就一个劲儿摆手：不要不要
听我桃红李白的诗句来了劲
她们就翻出珍藏箱底的李杜白
邀我与她们一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作者系原重庆市作协党组书记）

寄（外一首）

□唐学罗

我多想写一封信
哪怕只言片语
却找不到收信人地址以及姓名

世界那么大
我想简单地表达

此刻安静
此刻空白
此刻我把一页心情
折了又折，揉来揉去
且留沉默
覆盖深深浅浅印痕

影视基地的绿皮火车

斑驳的车厢，废弃的车头
久久停留在寂寥的时光里
没有站名
也不知上一站下一站在哪里
只是作为道具

有人落座满是灰尘的车厢
头伸出窗外
向一动不动的景物挥手作别
有人钻入锈迹斑斑的车头
扳一扳转不动的方向盘
似乎想要破旧的绿皮火车
热气腾腾轰鸣
咣当咣当行驶

更多的人上车下车，脚步迟缓
像是在寻找自己
不知什么时候丢失的旧车票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三月如期而至

□罗光毅

如期而至的三月，是带着万千期盼到来的。春回大地，千树万树盼来春风拂面，新芽绽放，花蕾挂枝；校门打开，迎接万千学子归来。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老年大学也打开校门迎接寒假后归来的学生。回到校园里，同学们与春天一道分享阳光的明媚，与春风一道分享重逢的喜悦。回到熟悉的学校，回到熟悉的教室，回到熟悉的同学之间，甯提有多高兴了，南来北往的喜悦，叠加在故土浓浓的乡情里，万语千言浓缩成一句话：“你好啊，又见面了！”

在同学的人群里，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同学老杨。

我认识老杨已经好多年。以前在区老年大学太极班学习的时候，他是班长，我是学员；现在在市老年大学太极班学习，他还是班长，我还是学员；学业上，他快步前行，我在慢步紧随。虽有距离，但我没有掉队。

其实，我是差点掉队的了。在学习太

极的路上，我动摇过、徘徊过，特别是腿被拉伤后，一度对太极失去信心。在我差点放弃的时候，老杨鼓励我坚持了下来。

老杨悟性好，自学能力强，不管是学拳还是学剑，他总是提前预习，走在老师授课的前面。刚一开学，他就把要学的内容全部自学完成，一招一式有模有样，尽显他的功底。他还低调谦虚，从不把已经学会的套路作为炫耀的资本。而是在课外，带动一群同学，把自己掌握的东西无私地分享给大家，并不厌其烦地辅导大家，共同进步。他谦虚地说：“我只是先行了一步，但都是跟着视频学习的，难免有不到位的地方，任何一个动作，都要以老师教授的为准。”

我们一群同学在老杨的带领下，一起习练太极拳和太极剑，并同步跟进老师的教学进度。有了老杨的辅导，大家的拳艺和剑艺都得到了提升，大家的进步也得到老师的认可。

我时常在想，同样是学，老杨为啥能

做得这么好呢？后来我想明白了，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对太极的追求和奉献精神，而支撑这种精神的力量是情怀。

我们在羡慕一个人取得某个方面成绩的时候，看到的也许是表面光鲜的现象，其背后都有辛苦的付出。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说的就是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不经过艰辛的努力，就不可能真正拥有过硬的本领。老杨的拳和剑如此出色，背后的付出肯定超过常人。他的业余时间，几乎都用在在学习太极拳和太极剑上面了。

人的一生时间是有限的，而业余时间更是有限的。业余时间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支配的宝贵时间，你可以用来看书、追剧、闲聊、逛街、打麻将，还可以啥都不做，只是静静地发呆。当然，也可以用它来成就自己，在自己的热爱里面得到充实和满足，追求自己心中的诗和远方。

春天来了，我们一起努力吧！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方斗山上的村小

□唐伟

方斗山上，风车呼呼转动，山腰郁郁葱葱的树在清风吹拂下左右摆动。

坐在车里，见一束束阳光贴着山腰，瞬间照亮了丛林、山坳。远处山坡上的人们正在地里挥锄、播种。跨入山洼，一条窄窄的村路引着我们前行，沿途的弯度坡度一个接一个。

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目的地——重庆石柱万朝镇万兴村。下车后四处张望，村里很安静，连一声犬吠都听不到。我们沿着小路，拐一个小弯就看见了校门，“大冲小学”四个醒目的字一下跃入眼帘。

曾经的万朝镇是石柱煤炭的主产地，

产业兴盛，人丁兴旺。那时学校学生有几百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这里变成了村小的一个教学点。这次我们就是应邀回到曾经的母校参观。

几级温润的石阶，十分平整，苔藓蜷缩在石阶的角落。沿阶进入操场，看到这里的一切，一下想起自己曾在这里度过的童年。

校园的三面栽满了不知名的树，展出嫩绿的新叶。园内右边角的乒乓球台，静静地在那儿等待，期盼着下课铃声响起后乒乓球的欢跳。水泥操场嵌在校园中央，操场的前、后、左三个方位各有一栋教学楼，楼虽陈旧，仍显清爽而亲切。

阳光如丝如缕，温柔地映照在校园里。几只鸟雀左呼右唤，见我们走近，也毫不退缩，依旧左顾右盼。也许它们早习惯了这里，也许这里的老师、孩子们也早离不开它们。

校园里除了欢唱的鸟雀们，还有正在上课的老师和孩子们。不一会儿，下课铃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我们走进教室，凝视着黑板上学生写的《赋得古

原草送别》。听闻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位列全县前茅，我在心里为孩子们感到欣喜和骄傲。

阳光暖暖地照着校园，孩子们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下，和着欢快的音乐在操场上舞蹈。一双双清澈透亮的眼睛，像一束束束光，照亮了我的心房。我情不自禁拿出手机，记录下孩子们的笑脸。那一张张脸庞满是欢笑，孩子们如春风里的花朵，自由迎光生长。

看着勤奋努力的孩子们和质朴敬业的老师们，我想到了一个扎根基层、奉献青春年华的乡村教师。我是从这个村小走出来的，也曾因与父母聚少离多，成长路上遭遇过挫折和亲情的缺失。可我和这些孩子一样，遇到了一个个好老师。老师们用青春和爱心潜心育人，他们就像春日里的阳光，温暖和呵护着每一个追梦的孩子。

“叮铃铃……”上课铃在校园响起，我们不舍离开。转身时，看见站在春风里的老师和孩子们向我们不停挥手，我的热泪一下子涌了上来。
（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

